

冷梦·著

天国葬礼

下

群 众 出 版 社

1 24
24
1039 C1

天国葬礼

①下

冷梦·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国葬礼/冷梦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9. 1
ISBN 7-5014-1927-2

I. 天… II. 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7018 号

天国葬礼

著 者/冷 梦

责任编辑/李晓敏

封面设计/王紫华

技术设计/祝燕君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京安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4.5 印张 606 千字 插页 3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ISBN 7-5014-1927-2/I·781 定价: 35.00 元

情仇不共

一夜风流。烛光里，我永远埋葬了
你。活埋交通李离之谜和险情丛生的
生死途

1

杨伯敏一只脚刚踏进周励家后院的门槛，就被九娃一横身子挡住了。

“九娃，咦？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杨叔叔呀！”

杨伯敏惊怪地睁大了眼睛，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地望着九娃。九娃黑袄黑裤黑棉鞋，一身簇新的冬装；腰上系了条武装带，斜挎着一只驳壳枪。这身打扮把个原本敦敦实实的小伙子变得威风凛凛。

“杨（羊）叔也罢，马叔也罢，没有我叔叔的话，谁也不能到后院去！”

九娃一脸严肃，门神似地叉开两腿往门槛上一站。

“九娃，我可是你叔叔大老远地叫来的。你不让我进，我这就回风平去，看你叔叔怎么收拾你！”

杨伯敏又好气又好笑，故意吓唬他，假装生气转身要走。九娃有点动摇了，“哎，杨叔……”杨伯敏听他这么一叫，转而笑嘻嘻地就往里闯，不料九娃却又改变了主意，猛地用肩膀扛了他一下：“不行，我叔叔没说过对你例外！”

“那我要是今天非进不可呢？”

杨伯敏双手叉腰，唬下了脸。

九娃急了，脸憋得通红，手往腰间的手枪上一放，瞪圆了眼睛：“杨叔，你别逼我，你要硬往里进，我……我就敢开枪！”

“好，我今天非进不可！”杨伯敏边说边往里挤着身子，一边高声叫着：“励哥，励哥！杨伯敏来也！”

周励闻声从后院上房里闪出身子，对九娃喊道：“九娃，让你杨叔进来。”杨伯敏得胜似的，一边往里走，一边对九娃做了个鬼脸：“我说你这娃，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坏人了……”

话没说完他一掀门帘进到屋里，一眼看见屋中间火炉旁坐着的一个人，顿时不吭声了，眼睛直直地望着。

辜凌森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一身空军军官的打扮，正望着他微微笑着。

“伯敏，别来无恙啊！你这县党部书记长，可当得有滋有味吧？”

辜凌森看来心情很好，同他开着玩笑，一边细细打量着他那身亮闪闪的蓝缎长袍、黑缎马褂。杨伯敏被他看得不自在了，取下头上的深咖啡色礼帽，搔着青光脑袋，苦着脸笑道：“凌哥，别拿兄弟穷开心了。我这个国民党的书记长，还不是你让当的？早就当得够够、够够的了！巴不得谁来把这乌纱帽给摘了去呢！”说完，一屁股重重地坐下。

三把椅子早就围着火炉摆好了，周励出去转了一圈，这时，也回来坐下。

“凌哥，安全万无一失。九娃把院门，张季瑜把后门，徐琨

我让在房上警戒。没有谁能进到这里。咱是不是现在就赶快商量一下这次去延安的事情？”

“去延安？好哇好哇！”杨伯敏一下子蹦了起来，“我早说过，我要正面革命！受这法西斯的窝囊气，我早就受不了了！凌哥，我要到延安去！”

周励一把把他按下。

“坐下，坐下，伯敏。到延安去，哪你的事儿啊？是中央要我和凌哥去。”

杨伯敏不坐，又弹起来，躬着腰站在两人中间。

“就你们俩？”

“就我们俩。”

周励说。杨伯敏不信，又把脑袋转向辜凌森，辜凌森点点头。杨伯敏丧气地重又坐下嘴里嘟嘟囔囔着。“什么事嘛这是？好不容易熬得小日本投降了，苦日子到头了，怎么中央只要你俩个？剩下我们这些人怎么办？该不会党又不要我们了吧？”

辜凌森笑了，“我们这次到延安，也不是一去不返。伯敏，根据我们收集到的胡宗南部队调动的情报，中央确信，胡宗南很有可能要进攻延安了！”他的脸色愈来愈严肃，“这次中央叫我俩去，就是要紧急商量这些情况，并要在边区沿线布置我们的秘密据点。”

杨伯敏抱着个脑袋坐在那里，许久沉默不语。周励伸手推推他。杨伯敏抬起头，脸上带着那么伤心的表情，倒把周励吓了一跳。

“闹了半天，”他自语着，“中央还是不信任我们呀……”

“你这说的什么话！”辜凌森生气道。

“事情不是明摆着嘛！抗日战争胜利，该到根据地去的，人家都去了，就丢下咱们没人要了……”

杨伯敏真诚地为自己伤着心，仿佛一个孩子久久盼望的一样

事情不意间落空了。辜凌森为杨伯敏对这件事情如此反映很是生气，沉着个脸坐在那里。周励看看杨伯敏，又看看辜凌森，知道这僵局只有自己来打破，他把手放到杨伯敏的膝盖上，突然问他：“伯敏兄，以你现在的身份，你到延安去，延安会不会要你？”

杨伯敏愣住了。

“我再问你，你还想不想重新入党？”

杨伯敏眼眶里含上了眼泪：“这你最清楚，我，我……从来没有真心叛过党……”

周励深深地望着杨伯敏；他深感是自己的过错，把杨伯敏拉上了人生的另一条路。心底里的忏悔，并没有流露到他的脸上，他望着杨伯敏的神情，是严厉的甚至是冷酷的——对最痛恨法西斯蒂的杨伯敏来说，有时候，反而必须以法西斯蒂的残酷感情来对待他。“可事实上你叛了党！而且，你发展国民党员，动员青年参军，给国民党催粮要捐，抓丁抓夫，帮着国民党作了许多反对共产党的坏事，否则，你这个国民党的书记长能到今天么？！”杨伯敏气得脸色煞白，几次想打断他的话，都被他用手势阻止了，“任何辩白都是没有用的，伯敏！——共产党不要叛徒！”

杨伯敏的脸色由煞白变得铁青，他一下蹦了起来，眼眶里含着泪水嘶声叫道：“那些都是表面的！我为党做的那么多事情呢！？……”

“坐下，伯敏！”周励冷冷地命令他说。杨伯敏在他威慑的目光下重新坐下后，周励还是那副冷酷的表情：“咱们设计打书记长高升，掩护电台和组织，不错！可谁能证明这一点呢？——我？……可我目前的身份还是中统局的专员、调统室主任，又怎么能证明你呢？”

杨伯敏完全目瞪口呆了。

“这次我和凌哥到延安去，就是要解决我们的组织问题。给中央直接述职，详细汇报我们整个情报组织的情况。”

“那我的党籍呢？”

杨伯敏仍旧关注着他最为关切的那个问题。周励看看辜凌森，辜凌森一直沉默不语，这时开口说话了。

“你励哥的党籍能解决，你的也就不言而喻。所以，伯敏，这次我们到延安去，是关系到我们整个情报组织的大事！”

杨伯敏的神色渐渐严肃起来，他瞪圆了眼睛。

“那……要我做什么？”

“我和你励哥商量了，准备派你到碉线上去，掩护我们过封锁线。”

杨伯敏有点迷惑：“可我现在是在凤平呀……”

“这些事你不用管，”周励接着说，“你回去以后把家里安顿一下，委任你当同官县党部书记长的公事很快就会发表。你赴任的时候，我派九娃跟你一起去，就让他住在碉线上，熟悉那里的情况。”

“还有张季瑜和徐琨，这次，都要配合我们的行动。”辜凌森补充说。

“怎么，他们？……”

“还不太清楚凌哥的身份。不过，我看他们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只等着捅破这层纸了。”周励微笑着说。

杨伯敏站起身，拿起桌上的礼帽，在他转身要走的时候，他又好一会儿地凝视着在不太亮的晨光中坐在光线暗淡的屋子里的两个人，他们的脸被红红的炉火映照着，因而像是涂上了一层红红的釉彩。杨伯敏此时已完全清楚他们这次延安之行的风险。假如只是周励一个人去，他相信事情还不会太困难，然而，问题是周励必须平安地将辜凌森带过封锁线——这样的两个人，一个中统局调统室主任，一个中共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这样两个身份如

此特殊的人同赴延安，只要有一点破绽，只要有谁发现这样两个人在一起，那么……杨伯敏不敢想象从汉京到延安这千里之遙重重关卡上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不测。

周励看看他悲戚而严肃的神情，笑了笑推他一把：“伯敏，去吧，准备赴任，其他我都会安排好，放心。”

杨伯敏又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前边的关卡，我管不了；但过碉线，我杨伯敏拿头作担保！”

他咬咬牙，礼帽往头上一扣，挑门帘走了。

2

甘家馨为日益迫近的国大代表的选举而寝食不安着，这些天往周励家里跑得很勤，淑媛一见他来了，忙让进客厅里，一边沏茶倒水一边亲热地招呼道：“专员你先坐，我这就去叫他。”

“周兄怎么了？”

“今天回到家里，就喊叫头疼，身上发冷，不吃不喝地躺下睡了。”

甘家馨一直拿目光注视着淑媛。淑媛上身一件葱绿色紧身缎祆，下身一条水红色缎裤，头上高高地挽着发髻，脸上光洁红润，浑身散发着一股青春少妇的健康而诱人的气息。甘家馨看着看着，笑了。

“专员你笑什么呀？”淑媛落落大方地笑着问他，“是不是笑俺太土气、俜气？”

“哪里，哪里，”甘家馨兴致很好地同她开着玩笑，“小夫人这些日子不知不觉起了变化，人福态了，也标致了，真不知道我周兄是怎么调教了你，连说话也变得伶牙俐齿了。说句不怕你生气的話，以前小夫人像是个受气的童养媳，现在呢？出落得有点

像个掌门娘子了。”

淑媛脸上起了一层红赭，看上去像只熟透的红苹果，她笑着，不好意思地：“甘专员真会说话。”说着向门口移动着脚步，“我去给你喊他。”

“不，不，还是我去。”

甘家馨进了周励的卧室，见他头上蒙着条湿毛巾，睡梦里也像是极痛苦似地歪扭着脸。他在床头椅子上坐下，俯下身子轻声唤道：“周兄，周兄……”

周励一下睁开眼，一见是甘家馨，挣扎着就要坐起来，一边埋怨站在床前的淑媛：“你真好不懂事！甘专员来了，还不赶快叫我？”说着两条腿伸出被子，就要穿鞋下床。甘家馨忙按住他：“自家兄弟，哪有那么多讲究？躺下，快躺下。”

甘家馨给他拉好被子，周励靠着床头躺着，喘着气，一副力不能支的样子。“你一会儿把饭送到这里。给九娃说一声，我和甘专员有事商量，任何人也不要让进来打扰。”淑媛明白他的意思，答应了一声掩好门出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两人时，周励叹了口气：“唉，家馨兄，为给你拉选票，兄弟把腿都跑细了。这不，东颠西跑地也给跑出了毛病。”

甘家馨很知情地拍拍他放在被子上的手。

“兄弟为我不辞劳苦，我全心领了。真不忍心再让你辛苦，可有什么办法？”甘家馨皱着眉头，一副于心不忍的模样，叹着气，“一共六个名额，朱系的，三青团的，复兴社的，联合起来想跟我们争个高低……”

“家馨兄，”周励揉着太阳穴，强打着精神说，“形势不容我们乐观啊！朱家骅的组织部长倒台了，我们对朱系的打击也没手软，各县的书记长，如今，差不多都换成我们的人。可是在上层，他们仍是我们强有力的对手，不可不防呀！”

“还有我们自己内部，到时候非争个一塌糊涂不可！”甘家馨从鼻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心事越发沉重。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周励拧着眉毛，一副认真思索的样子。他突然侧过脑袋，看着甘家馨古怪地笑了一下。

“家馨兄，说心里话，这个国大代表，你是不是志在必得？”

“废话！我们谋划了这么久，钱也不成问题，不就等着这一天么？！……”

“好！那你说，这次选举，谁的支持最为有力？”

“还用说嘛！……”

“胡先生，对不对？”

甘家馨沮丧地嘟哝道：“其实，这正是我最担心的——胡先生……因冯兆和那个案子，我怕是已经得罪他了。现在连他的面都见不上，更别说请他支持我竞选。朱少白不知怎么搞的现在倒在胡先生面前挺吃开了……”

“这个不用担心，我有办法让胡先生转而支持你！”

周励的语气很肯定，甘家馨急切地看着他。

“据我了解，胡先生不是一个以私人感情的好恶所左右的人。问题是你得干出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转变他对你的印象，比如中共地下军那一案，就使得胡先生对我刮目相看了。”

甘家馨对那一案的不愉快记忆重又浮在心头，他酸酸地像是赞赏又像是挖苦道：“不错，胡先生对你倒是挺器重，可我到哪儿去找一个地下军的案子来破呢？”

周励轻笑着，仿佛对甘家馨的嫉妒大度地宽容了过去。

“当然不会再有一个地下军了。但现在我们有一个绝好的机会表现表现。”他神秘地望着甘家馨笑着，“胡先生现在用了30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对他来说，我看最重要的功业就是有朝一日占领延安。那么，边区的情报工作、特别是延安的潜伏电台，是胡先生最为关注的了。但据我所知，军统在这方面一直无

能为力，打进一个，让人家消灭一个，为此胡先生相当恼火呢！”

“军统无能为力，我们就有办法？”

“但假如我们能建立起边区的情报据点呢？——不仅中统局，就是胡先生，也会对我们器重三分呢！”

“谈何容易啊，周兄！”甘家馨烦躁地站了起来，“上次你混过延安，兄弟都为你捏一把冷汗。可那时，国共两党还在合作，万一被抓住，我们还有点回旋余地。现在——现在双方战火重开，谁敢拿性命去冒这个险啊！”

甘家馨转着身子在床跟前走来走去，最后反击着手掌，火辣辣地看着周励，反问着。

周励沉静地看着他，勇敢地笑笑。

“假如，兄弟愿意为你冒这个险呢？”

甘家馨一动不动地躬着腰凝神望着他，像是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

“你？”

周励笑着点点头。

“不，不，不行，”甘家馨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突然一把抓住周励的胳膊，摇着，深情地叫道：“不！我怎么能让自己的兄弟冒这个险呢？”

甘家馨认为自己周励十分了解，他虽然心里极愿让周励去为中统、也为自己争这份荣光，从而获得胡宗南的青睐，一举挫败自己的那些竞争对手们，但他又担心周励是一时冲动，真要让他用身家性命去冒这个险时，他又反悔。他知道周励是一个一激就起火的性子，你越说不行的事情，他反而越是想去干，像一个赌徒似的，是一个很富冒险性的家伙，于是他装出一副惺惺惜惺惺的模样，痛楚不堪地劝阻周励的这个冒险行动。

周励冷眼旁观。对于甘家馨的表演，他心里一清二楚；而他自己，又是一个比甘家馨更为高明的演员，知道下面的戏该怎么演。

“家馨兄，你这不是瞧不起兄弟不是？兄弟当年敢冒生死救委员长，敢提着脑袋打高升，兄弟什么时候是个怕死的人？现在，连它妈个延安倒不敢去了？！”

他说着掀开被子赤着脚跳下地，把胸脯啪得砰砰地响。

“这趟延安，兄弟是去定了！是死是活，在所不计！”

“唉呀呀，”甘家馨从椅子上蹦起来，忙抢前扶住周励，“周兄，周兄，你这性子也就太烈了，兄弟哪句话没说好，就惹得你这样！躺下，快躺下！”

他硬把周励扶回床上，又亲手细心地给周励盖好被子。

“我知道，周兄对党国一片忠心，对兄弟我……”他红了眼圈，万分感慨地，“也从来情深意重，肝胆相照，兄弟这儿，”他指着自己的心口，“全都知道。这样吧，关于亲赴延安建立情报据点，兄弟将亲自电报中统局，同时面见胡先生。”

3

甘家馨连电中统局。

鉴于陕甘宁边区对我军事政治影响之重大，且前限于环境困难，报告情况一节，迄今未完成。经研究结果，目前应以最大代价，完成情报据点之有效作用，拟由秦室主任周励运用其电报局关系，以电政视察名义，亲赴延安布置一切，并相机建立绥德、洛川等地特情和据点。

电报发出后五天，中统局回电：

关于秦室主任周励亲赴延安一节，容再商议。

“容再商议？”甘家馨气恼地把电报往桌上一扔，怒冲冲地对周励说：“这是什么话？天天喊叫要打开秦州困难局面，我们现在主动请战，又来个‘容再商议’？！”

周励冷冷地拿起甘家馨甩在他办公桌上的电报，冷冷地瞟了一眼，然后轻声地笑了。

“你还笑？我搞不清楚局座这是什么意思？”

甘家馨抱着脑袋坐到了沙发上，周励走过去站在他的面前，脸上仍然挂着他的那种冷冷的笑。

“你想想，中统局里咬客那么多。以前徐恩曾当局长，对兄弟恩宠有加，这帮人就嫉妒得要命，只是碍着局座的面子，不好发作就是了。如今叶秀峰当了局长，对徐恩曾手下的红人一概排斥，这帮人能给咱说好话吗，能让咱们干一件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吗？”

“你是说，他们嫉妒我们的功劳？”

周励点点头。

“竞选眼看着就要开始了，我们决不能放过这个取得胡先生信任的机会！”他咬了咬嘴唇，两眼炯炯地盯着周励：“周兄，你说！咱敢不敢来他个强硬态度？”

“咳！”周励扑哧一声笑了，“兄弟倒是把这么个调统室主任，当猪尿泡吹呢！当不当都他妈的无所谓！”

甘家馨一看周励的二胆子脾气又上来了，倒是挺高兴：“那好，咱现在就给他叶秀峰发去个强硬语气的电报，看他再咋样？”

甘家馨当即趴在茶几上拟好了电文，拿给周励看。周励一看，扑哧一声又笑了。

“家馨兄，这简直像是给中统局的最后通牒嘛！”

甘家馨说：“你看敢不敢发？”

“发！咋不敢发！”周励大腿一拍，“发个电报，他还把咱尿给咬了不成？”

电文如此道：

为打开秦州困难局面，周励以专员名义，专作陕北及秦岭工作，如上峰不同意此项措施，周励即辞职。甘家馨顿叩。

这份威胁语气的电报到了徐恩曾的继任者叶秀峰的案头上。叶秀峰瞪大眼睛看了半天，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他的一个部下给他的电文。他坐在那里想了一会儿，派人把指导处副处长贺子珏叫来了。

“你是秦州人，以前又在秦调室工作过，这个甘家馨和周励同你都熟悉吧？”

叶秀峰一副礼贤下土的亲切样子。贺子珏一听事关周励，立即转动起了他那颇为灵活的脑子，小心谨慎地观察着叶秀峰的神色，装出一副不偏不倚、不疏不近的样子。

“卑职和他们相处的时间不算太长，对他们的一些事情，也只是有所耳闻。”

“哦？你倒是说说”。

叶秀峰往椅背上一靠，斜睨起了眼睛。

“唉，其实也是以往的事了，局座大概也听人说过。”贺子珏谨言慎语地说着，“不过听说胡宗南长官对周励的才干倒很欣赏，就是那次破获中共地下军那回事……”

叶秀峰摆摆手，表示这件事他很清楚。

“你说，甘家馨迭次电告局里，要求周励亲赴延安布置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叶秀峰突然问道。

贺子珏眨巴着一双眼睛，白皙的脸上一副凝神思考的模样，沉思良久，他觉得他终于思考出了一个能让叶秀峰信服，又能对得起他的周兄的答案。

“我想，这恐怕是胡长官的意思。周励这个人，局座，你不太了解，我也不太了解，但给人总的印象似乎是，他极爱干一些冒险的事情，总想给人制造点惊奇。”贺子珏轻轻笑着，“他和甘家馨两人关系很好，中统在秦的局面，也靠这两人支撑。这次，大概是想讨好讨好胡长官吧？”

叶秀峰不以为然。

“如果说是胡先生授意，或者是他们有意想讨好胡先生，可是你想想，这两个理由都不足以让他们如此迫切和不顾一切啊！一个中统局专员、调统室主任，甘愿亲赴虎狼之地，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亲自布置工作，据我所知，中统局里，甚至军统局里，尚无一人，那么，敢这么做的人，不是大忠，就是大奸！忠奸之间，一时难以分辨啊！”

叶秀峰眼里射出的狐疑和冷酷的光，让贺子珏不禁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他垂着头坐在那里，一声大气也不敢出，仿佛局座此时怀疑的对象不是周励而是他贺子珏。他很想离开叶秀峰的办公室，茫然间不觉半抬起了屁股，叶秀峰开口一说话，又吓着他粘牢在椅子上。

“你说呢？”

贺子珏悚然地望着叶秀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贺副处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叶秀峰的和蔼可亲中仍透着一种森冷之气。

“我，我……”贺子珏像被逼到了墙角无处逃遁的一只耗子，可怜地闪避着目光，一张小白脸变得煞白，他嗫嚅着，“局座，我，我想，建立特殊功勋者，都有一些常人想不通的地方。假如局座怀疑周励，那，那……”贺子珏横了下心，想要大胆妄为一次，他冲口说道：“那中统局里就只容平庸之辈！”

叶秀峰哈哈笑了起来。

“照你这说法，我叶秀峰岂不是个嫉贤妒能之人了？”

贺子珏吓得跳了起来：“砰”地一个立正。

“卑……卑职不敢！”

“好了好了，我心里清楚你认为这样怀疑我们中统的一个能干的同志没有道理，我也但愿我的怀疑永远不被证实。”

叶秀峰宽容地笑着站起了身。

4

贺子珏很快给周励打了个电话，将叶秀峰这次会见他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周励。末了，他劝周励说：“周兄，我看你亲赴延安的事不行算了！你给中统局如此卖命，人家还怀疑你，让兄弟都为你寒心。何苦呢？”周励嘿嘿笑了：“唉，燕雀怎知鸿鹄之志！人家要怀疑，那就让人家怀疑去吧。你知道中统和军统在胡先生面前争宠争得很厉害，不干出点轰轰烈烈的业绩，咱在秦州地盘上就无立锥之地！……不说了，你的家眷兄弟都替你照顾了，有什么难处，只要说一声，兄弟全部替你安排。”

贺子珏挂了电话，许久还觉得心里暖烘烘的。

周励却放弃不了他的延安计划。

这天上午，周励如约到了甘家馨的宅邸，准备一同去参加中统分子们在汉京邻近的凤原县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共同商量在该地区拉选票进行竞选的问题。周励到了甘家馨这个秘密办公地点兼私宅的时候，院门敞开着，门口停着一辆小车。他猜测甘家馨已经准备就绪打算上路了，就径直进到院里。这是一个两进的院子，前边是中统西北区专员办事处，平常也只有几个办事人员在此办公，后院则是甘家馨家眷们的住所。从外表上看，这座深宅大院和汉京市的其他有钱人的宅院并无两样，但它却是中统局在西北地区的一个秘密指挥机关，中统局来往的要员一般就下榻在这里，许多重要的指令也从这里发出。时间尚早，前院静悄